

大學千慮一卷

〔明〕穆孔暉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大學千慮

一卷》提要

大學一書見於戴記自危氏表章子後先儒
屢有文字至求子深造因以英為章句或問
衆復淥亂增考而我衷天下學子大矣翁跋宗
文嗣星歸國送我

朝文士盍若好異復為你仲之漏亦名被可妙
契而真恆功乃皆予宋子三集錄也少慨慨哉
安邑稱先生早已紫解仁士宦官歷宦翰苑猶
持生寄沈潛者年略不放歸林下於世務一
謝後究索清興雖外亦離一室冥心默思凡有
所存輒筆之於稿既而忘心不以生正遂禁以示
因蒙揮正心修身章大素靜久而理思涌發
亦以過乃通而漏辭生東偏那教受而漢之
反復既味平生於予未子之烹既午振犧又
急行數以故補平生及於廣平采備陳
其愧於吾修而有功於來學謹輯以付
梓與同志共其云

大學平慮

總論大學大義

問古有大學之教矣曾子復爲是書者何穆子曰大學之教立其法耳行其事耳若夫序其本末悉其始終闡其精微傳以心法廣其功業貫爲一體會爲一編則未之有也蓋學校之教廣成群才也大學之書所以傳道也問古所謂大學之教者何事曰司徒敬敷五教所以明人倫也典樂之官專教胄子所以

養成德也明人倫則通乎上下養成德則專造大人是時教立於上有法可守其道自行世衰教廢而講道於下者始爲是書以垂訓俾有志於大者知所持循雖萬世之下可以聞而知之若夫爲教之規學校既有之故此書不具問周禮以鄉三物教萬民大司徒以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與唐虞之教同異曰教一

也世有古今政有詳畧耳夏曰校殷曰序周

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是謂大學之教問大學之書何以闡其精微曰慎獨以誠意有十目十手之嚴正心以檢身使忿畏憂樂不得有於中論明德而欲顧諟天之明命論新民而至於天命維新精微莫甚焉問古者學校之教豈必無是曰教由粗而精槩以是語之則誣矣今之士謬談心學以自欺妄說性命以相高實白首鮮聞焉皆

大學平慮

然也實宋儒誤之耳蓋遺其切實而妄意高遠非帝王之教也問何以見帝王不以是教曰五倫以教百姓音律以教胄子惟精惟一但以授舜禹則唐虞之教可知矣大學之格物致知惟精也誠意正心惟一也自脩身以至平天下皆所以執其中者也然皆指其要而不詳其法專以明道也問不詳其法者謂何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脩齊治平之所必由者夫法備於學缺矣茲故畧之

論明明德

問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朱子何所據而謂其得於天。曰據大學之已言也。顧諤天之明命謂之自明。則知明命者明德之源。天命本明。故人得之則爲明德。

問虛靈不昧者何。曰心惟虛故靈。靈故不昧。譬之谷以虛故響。鼓以虛故聲。耳惟虛故聞。鼻惟虛故嗅。塞之則不靈矣。問虛何以得乎天。曰由太虛有天之名。惟天爲虛。凡有形者。

皆實也。太虛滿前圓淨明通。卽心之體也。心惟得是故靈。問圓中而竅外者心也是亦形也。何以爲虛。曰此内心也。不可以語心之體。問肉心非心乎。曰肉心者神明之舍。非神明也。以其中虛者方寸故神明居之。則其方寸中之虛而無形者即心也。問何以能具衆理應萬事。曰惟虛故能具衆理。惟靈故能應萬事。問既虛矣。何以能具衆理。曰子謂理有形乎。理有形則六寸之内所具者亦寸物而

物之外將無所知矣。無形之寸。虛與無形之太虛。其竅流通而無間。故渾爲一體。實作二物也。嗚呼。古今知此者鮮。未可以口舌喻。惟默會者得之。粗率無思者難與語。問明德之事何如。曰朱子或問言之盡矣。問或問與章句何殊。曰章句言其畧。或問悉其詳。朱子之書。莫精於四書。四書之中。莫精於大學。大學之義。莫詳於首章。首章或問發明義理精備。故於他書義有相關者則畧之。蓋其

說已備於此矣。是以善讀者能究心是書。則於他書可以契合理無往而不融會矣。但粗率者未必能父觀也。

論親當作新

問禮記本言在親民。而程子以爲當作新。此何所據而朱子從之。曰據大學之本文也。盤銘一章爲新字者五。其新字將何所用。觀今人傳寫文字。每有差訛。况多歷年。所能無訛乎。理有形。則六寸之内所具者亦寸物而

多矣。此義或問中已畧言之。况與仁與不與
孝與弟其與之爲言皆新之之意也。

論止至善

問明明德固當止至善矣。若民何以能止至善。況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格物致知之事。豈民所能。曰否。非謂使民止至善。欲新民者止至善也。謂大人之事云耳。問新民何以止至善。曰。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化之有其機處之有其道。好惡同其心。用人同其情。

李子平慮

利不寧方」「」以及於遠。定之謂至善。豈急功利目前爲小補之云哉。

論知止而後有定一節總括一書大義

問知止而後有定其義云何。曰。首言在止於至善而卽繼之以知。止者見大學之道。以格物致知爲急也。蓋能格物致知則知所止矣。而後有定者。意誠矣。而後能靜者。心正矣。而後能安者。身脩矣。而後能慮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審矣。而後能得者。始能止於至善。

大學之能事畢矣。此一節「」大義已含畜八條目。其言甚精密。雖一事之中而道之始終無不備。蓋言至善之所當止者。其益如此。

問此節但言知止能得而已。未必字字俱以八條目分合。恐作者無此意。或失之牽強。曰。作者之心甚精密。非粗淺者所能信也。不特少卽爲然。或一章總括一書大義。或一句總括一書大義。篇內往往皆然。皆所以貫始終。

李子平慮

爲一物通血脉爲一身。所謂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其用心深奧。非朱子莫能知也。問此義已備。見章句矣。子復喋喋者何。曰。學者雖呻其佔畢。未究其蘊奧。不過粗知大旨而已。其實未嘗深味而樂玩也。

論事物先後爲大學格致之要

問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其意云何。曰。此言格物致知之要也。蓋天下之事。不知其序。則不得其要。不得其要。則作爲無緒。錯亂。顛倒。終

無成功而去道遠矣惟先窮其本末終始則進爲有序不遺所急而先所緩舉足措手皆得其所向矣問何以不詳言格物致知之事而但舉其要曰格致之事已備於學校之教矣故此但言其要以示學之有序也問學校之教何者爲格致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舉凡學校所立成規無非格致之事故此書不載此一書皆言其理而不詳其法所以明道也問其要何

論明明德於天下一句總括一書大義問何謂以一句總括一書大義曰言明明德則新民之事備矣言新民則明明德之事備矣蓋不能新民則明德之量未盡不能明德則新民之事無本是以既次序其全功而分言之又括以一言以見其意如古人明明德於天下朱子謂一言而該體用之全其實一書不外此句而已作者立意工緻始言在明德次言在新民若二事也將分斯二句爲

八條目而總之曰明明德於天下則明德新民皆在一句之內矣問明明德於天下者正言新民之事豈即指自明爲言哉曰明德者我之明德與天下所同得者非專指在民者道於天下即我與物皆在其中矣蓋此德未明於天下則其所得於天者限於吾身而已吾之所得豈止如是而已哉且明德之內萬物皆備不能盡人物之性則明德之功未極

故一言而該體用之全其說深合作者之意無是胷襟者烏足以究其致

問天下之人何以能皆明其明德曰興仁興讓興孝興弟使倫理明於天下是已非謂欲求其格致誠正也庶人之誠意但不欺而已若其正心但無側頗僻而已人有賢愚理有

精粗事有廣狹如孝經論孝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雖等第大小不同均謂之孝豈謂以天于公卿之孝責之人人哉如書之所謂百姓

昭明黎民於變時雍是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矣易之所謂聖人以人文化成天下則明之之謂也

問首章總括大義是矣其餘他章亦有總括者乎曰釋明明德章先引康誥以見其言之有據次引太甲以見明德之功且推明德之意次引帝典以見是德之大無所不包雖明德於天下亦謂之自明是一書大義不過

自明而已繹新民章先引盤鑑是言明德爲

新民之本欠引康誥正言新民之事次引文王以見新民之極且明德章言顧諟天之明命所以事天也新民章言天命維新是能格天矣精微莫甚焉是正止至善之事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若釋止至善章其括一書大義又甚明不待言矣

論天下國家身心爲物之所當格者右備論格致之全功在或問甚悉今畧舉或問之要以明窮理之意則朱子用心之密或

可得而知矣其曰天道流行以下至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能爲也此一段言物皆有至理見學者所當窮也其曰心之爲物實主於身一段以見心有本然之主格其理則知所以正心矣渾然在中之說正不欲其有所偏也其曰次而及於身之所具一段以見身有當然之則格其理則知所以脩身矣脩身之所具本傳之七章而言也因論視聽食未知其言耳目口鼻矣謂身之所接本傳

六章而言也因論祝愛賤惡知其指人倫
言其曰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
以見天下國家之理可以類推也知所以格
之則可以齊治均平矣問或問又言遠而至
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與前所謂凡有聲
色象貌於天地之間者此於身心何關而
必欲格之曰大義有二焉一則欲會其理於
心明則物莫能蔽一則欲曲成萬物以爲
用故無物可遺周禮於山川原隰昆虫草木

一原具於吾心謂之性散於萬物謂之理此
心乃萬理鍾會之地也以其所聚而照其所
散沿其末而遡其本合其殊而歸諸一體
其體而辨其用何物之不可格耶問格物之
功當自何始曰自學問始問何以見之曰大
學已明言之矣如切如磋者道學也一書之
內惟此一學字舍此而論格物則無可據之
成法矣是之謂孔門之實學朱子論之甚悉
故不復再述問物理一也何以有當然之則
大章子思

及以然之故曰性分之所固有是以然之故
職分之所當爲是當然之則所當然者人事
之所以然者天理也問何謂貫爲一體曰天
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
主則心心之發則意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
衆理而應萬事者也知則心之神明所以妙
自格物以至平天下不過一理貫通而已
得其一以生者萬斯具焉故曰性者萬物之

心所以具此理知所以識此理而敬則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實學者用力之地也蓋有主宰則衆理可存有根本則應用無窮大學之管轄實在於斯問此程子之意大學所不言者何爲加一敬字曰程子固本之大學以立論也非身體力行者不足以知此問何以見之曰論明德而言顧諟天之明命論新民而本之曰新論止至善而曰緝熙敬止曰恂慄論誠意而曰慎獨曰十視十指之嚴

論正心曰喜怒憂樂不得有於中論修身齊家曰親愛賤惡不得有所偏論治國曰其儀不忒論平天下曰先慎乎德敬莫備於此矣一書始終不離乎敬慎此程子心所獨得之學故能言其要且大學精微之說於斯爲至論格物絜矩爲大學之要

朱子曰大學之道始於格物者革天下之理方一心以立其體終於絜矩者推一心之理於天下以達其用皆所以貫天下之道者也

必如是則理有定法而可求心有定法而可施錯之天下始無謬矣何者格量度之也謂以式量物則物理可得矩爲方之器也謂以矩度物則人情不遠斯二者大學之要法備矣始據成格以啓其心終操方矩以廣其用本諸天理合於人心皆有定規而可循是之謂至善可止者大學之要孰大於是然格者自外而約諸內以見此理之同矩則操內而施諸外以公此心於物蓋必格之明而後矩

始正皆不外於能度而已其實非二物也問格物之說近時多有背程朱之論者何如穆子曰程朱之論理精矣而訓詁未明是以啓後學紛紛之論但曰格至也以至物不可以爲句故又繼之以窮至事物之理是增字而義始足使格物之文遂不明宜其未能快人心也問爾之所論何據曰以古人文之訓詁合程朱之義理則聖經自明問所據何在曰倉頡篇云格量度之也見文選運命論註此

程朱以前書二公以文選為辭章之學不暇
久觀是以不及採且蒼頡篇乃訓詁之昆古

者以其書久廢故見之者鮮在唐時其書尚
行故李善得以引用焉不特此耳考之內典

隋智顥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云格量
功德又云格量多少其一篇內格量字甚多
此又在唐以前者不特此耳大莊嚴經論云
佛之弟子等梵王所尊敬况復如來德如何
可格量此其來又遠然則格量之義古皆用

之而程子未之見是以意雖暗合而解釋弗
暢故使聖經難明然其為說合於聖門無疑
豈前人之所能及哉彼妄為紛更者蓋未究
聖門之學也問格之訓至可終廢手曰不可
當云格量物理以求其至則其義始備

論厚薄

問人各私其家豈有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
乎曰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
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世如斯人多矣

如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或勢利相交
傾情相與以至惡少駭狎取歡一有不合或
失其意則踈且怨矣其厚豈本心哉

論聖經一章皆總括一書大義

朱子分聖經一章凡七節節節之内一書大
義皆備焉簡要如此信非聖筆不能也首節
以三在字提一書之綱然其義莫要於止至
善故次節以知止能得言大人精微之學蓋
止字承上知字起下知之一字即指下文知

所先後格物致知之知此節含畜多義第三
節以本末先後承上起下第四節推其先後
之由第五節次其先後之序第六節以身對
天下國家而究其本末第七節以家對天下
與國而論其厚薄是則進爲之功莫要於知
所先後施用之業莫要於知其厚薄其示大
人體用之學極約且盡矣不如是則爲之有
不成動之有不化者矣

論釋明德章

高謨字旣訓此又訓審當孰是曰五經無有以

誤爲是者况是字亦虛字而已惟審字爲有力

此經文不可改者說文誤理也廣韻正也審也

此自古相傳之訓問顧與審何別曰顧踈而審

密顧粗而審精必兼二義乃備問當何如用力

曰譬人有一子恐其有失常觀其所在是之謂

顧然又察其飢寒疾痛晝夜撫摩育養是之謂

審君子於天命亦然每念已之恐忽天命而有

違故常顧於目又於言動食息之頃皆省其合

天與否則天命始昭然在前無時而昧矣詩曰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土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問何以言

皆自明也曰康誥之義固言自明矣觀之太甲

正謂天未始不爲人未始不爲天雖顧誤在

天者亦豈非自明其在我者乎觀之帝典又謂

道雖極於無外理則約於一心雖明明德於天

下亦豈非自明其在我者乎善哉傳者立意之

精也所引康誥之意固已盡矣恐人不知此德

之出於天也故又引太甲恐人不知此德之大

也故又引帝堯知此義則大學一書之旨盡矣

論釋新民章

問五新字何爲新民之新曰皆用新民之新

字以貫始終言之亦括一書大義也未及言

聖經新字而聖經新字在其中若作之爲言

乃新民之功也問何不正以新民爲言曰此

正其血脉流通精微之論蓋言新民而本於

自新則新民有機矣然後作新之教可施及

新民既久而天命自新故摠之以無所不用

大考千慮

其極而新之爲言無餘蘊矣問作之爲言何

以備新字之義曰其力正在此聖經明字新

字無功可尋故傳文發之蓋君子旣嘗躬行

使民興仁興讓矣是之謂自新之民然後政

令可施作興鼓舞民有不知其然而自化者

矣問何必以新字牽强言天命如後世作文

者巧於用字然曰不然此正其精微之學貫

通之極致非俗儒所能窺也方其顧誤天之

明命固以自明爲言然未嘗至民而有間也

校典曰天叙庸禮曰天秩五服五章曰天命
有德五刑五用曰天討有罪蓋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是則事夫者內不遠於吾
身外不遠於斯民蓋與天無特而可違也人
常顧天天亦顧人詩云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豈非因顧而新其命哉克配上帝本於得衆
命不于常善則得之正以實斯論也嗚呼微
矣是以釋明明德章以明字貫一篇之義釋
新民章以新字貫一篇之義釋止至善亦然
謂作新其民於經文爲切且有力

皆字字淵奧包攝深廣親切詳盡豈若後世
用字掇拾其似無所統紀無味可詠哉知道
者當自得之雖然此新字從朱子之說耳若
謂作新其民於經文爲切且有力

論釋止至善章

問邦畿黃鳥之詩亦有義乎不過因止字取
用耳曰何其言之鄙也民之所止莫邦畿爲
美鳥之所止莫丘隅爲安言止言至善者莫
切於此二詩故取其詠嘆以發其意何以言

之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正以言道之所在也
豈止衣冠文物百工技藝甲於天下哉蓋四
方之所取則者此正民居之至善也凡民所
止豈有過於是哉若鳥所止者多而惟取此
者安且靜也詩以苗鳥名篇者三孔子何以
不取彼而取此蓋止於棘桑者以興臨穴之
惴慄集于穀柎者以明邦人之難處彼亦豈
無所止哉桑棘穀柎皆有所利亦以近人不
免於害豈若丘隅之高遠哉詩人立意之深
或能審其所止况於人乎

問引黃鳥之詩但影畧止之爲義云爾何必
以利害爲言曰不言利害者迂儒也聖言周
悉豈舉此而遺彼若世之疎論哉蓋君不仁
則失其民臣不敬則失其身不孝不慈不信
有不罹於患者僻則爲天下謬哉必遠夫

身大學何嘗不言利害哉

問文王之詩所言止字但爲助語此引不退

借止字以實經文之辭耳曰不然緝言其化

熙言其明敬言其力正得止之由也蓋不能則有間矣不明則昏矣不敬則怠矣豈能得所止哉純亦不已丕顯其德小心翼翼是則

文王之所以爲文其德所以深遠也蓋常續

其明自無不敬故能安所止而其德莫遷矣

一句四字皆有力非他處止字叶韻而已益者之漫用哉

之以見其爲求止之實地也道莫精於此惟程子能知之非朱子亦莫能發明其意

問敬如何而用功大學亦未嘗明言曰言之悉矣內而慎獨以誠意外若平視十指之嚴恂慄存於心威儀肅於體忿懥恐懼不得有於中親愛賤惡不得僻於貌莫非敬也敬之爲義莫精於斯

問與國人交止於信與何人交耶曰交友也問臨政御下不可謂之交乎曰爲人君止於

仁御下之道盡矣御下之道泛交友之道專故別以信明之此五句皆指人倫而言况交字信字非施之友而何或問中所謂於大倫尤且缺其二焉又觀朱子於寧宗時侍講所進大學講義皆或問也此節末段又云君之所問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自然非人

力之所能爲也其旨明矣

問洪濬烈文之詩與此節同異曰文王之詩

言止至善之標旨已舍下二節之意淇澳見進修之功密烈文見德澤之被遠欲知緝熙敬止之聖學非淇澳之功莫能至而烈文則其餘效耳蓋仁敬孝慈信乃先王之所以親賢樂利者成己則爲明德成物則爲新民穆穆之德若之何不深且遠哉

問淇澳之功何如曰或問言之詳矣茲且明其人意蓋緝熙敬止聖學也先舉此以爲學者立極耳然但渾言其理人將何由而用力故引木本子意

淇澳之詩以覓得止至善之由傳者用意精深

立言有序爲文有法如此後世雖有作者莫能

及矣大學之書皆如此然子問之功惟此節爲備蓋道學言格物致知之首修言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恂慄則心正矣威儀則身修矣明德而至於威儀赫喧則可衣可像觀者敬愛感發孰能忘之蓋其光輝之接於人目者盛故成德之入於人心者深至善孰有加於此哉然學問所以求至善自

分所以體至善向

慄則邪僻之心不萌而至善止於中威儀則鄙陋之習已盡而至善著於外是則爲斐然之君子去聖人不遠矣

問兩詩皆言不忘者何異曰淇澳觀其先者切故當時不能忘烈文被其澤者遠故後世莫能忘

問烈文之詩何如曰其賢其親其樂其利者先王新民之澤也賢之親之樂之利之者君子小人之自新者無已也諸儒言之悉矣卽其莫能忘見其善之至

論釋本末章

問聽訟之說何如曰新民莫難於聽訟聽訟莫先於使民無訟使民無訟莫先於不得盡其辭不得盡其辭莫先於畏其志彼之自畏者由於神明其上也然則使民自畏非明德新民之極何以至是此蓋已格其心非止免而無耻而已問大學之道大矣還可以此爲知本哉曰此天下之至難堯舜其猶病諸

也。問何以言之曰。舜征有苗而逆命至於王師。振旅舞干羽而後格德之服其心也。此爲正言已與物相感之機。乃合明德新民爲一事。而自其難者言之也。於此而知其本。豈聽訟者之矜其聰明而以得其情爲喜哉。然得其情者雖十九而或失焉者多不得盡其辭者千萬人如一莫之能或欺此王者之大化聖神之極功。知本孰大於是自明德新民之外而論本末者其義踈矣。蓋理雖無窮可以

類推也。嗚呼使民無訟孔子猶以爲難學者豈可忽之。讀者或未之思也。

論釋誠意章

問誠意章大義曰。其機在於慎獨。其發在於不自欺。其情在於好惡。其志在於自慊。自慊則心廣體胖矣。廣則心之正。胖則身之修。蓋心正身脩皆由於誠意也。可不慎哉。然此章好惡亦貫一書大義。蓋好惡者人之常情也。情之所發非好則惡。而好惡之公私誠偽即

明德新民之善與不善皆可知矣。格物致知所以察善惡而擇好惡也。好惡不自欺而意誠。好惡不有於中而心正。曲是推之於用。則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身無一偏之害。而家可齊矣。由是推之於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以至於能好入能惡入。公其情於天下。則天下可平矣。不然將拂人之性。然其機皆本於意。可不慎哉。

論釋正心修身章

問誠意者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正心者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然則好善亦非正乎。將有所好樂者或謂聲色諸欲乎。穆子曰否。非是之謂也。是進於精微矣。求道之初先別善惡。故好善惡惡當極。其誠及夫知爲善矣。能去惡矣。可以爲君子矣。聲色諸欲不必言矣。或好惡喜怒有係於心。即謂之偏倚。所好雖善。所樂雖正。而心之本體已失矣。問心之本體。何如。曰寂然無物者心體也。問無物何以言

具衆理曰惟虛則無不具有物則塞矣惟好惡喜怒不留於心是之謂虛是之謂正問事至不齊絕無好惡將應之失宜如所施舛錯何曰非是之謂也君子已嘗窮理矣已嘗

誠意矣復進之以廓然俾澄兮如淵鑒兮如鑑則物來能照據理而施何舛錯之憂問物之順逆既至而好惡所施不同既應於心亦謂之有矣何以謂有則不得其正曰非是之謂也鑑照妍媸而妍媸不着於鑑心應事物

而事物不染於心自來自去隨應隨寂如鳥過空空體弗碍何有之云問好善惡惡即好惡正矣獨不可謂之正心乎曰是特求正之功耳乃心之用也方自其已發者言之故謂之意意之發患於有僞故教之以誠是時立志欲篤用力欲實正欲所發皆正耳所發皆正則心無妄用發猶未發而後可以復其本矣鑑刮其垢而復明水澄其滓而復清心去其惡而復善心未能即正故曰誠意始息之不誠而遽欲心無偏係

難矣始於能好惡而終不爲好惡所累非知

道者其孰足以語此故心之得其正者自好惡得其正始好惡之力未極而遽欲無所好惡冥然無覺猶之凡庸耳心終於蔽正奚由

生問嫉惡如讎者好惡亦云極矣其心不亦得其正乎曰否不然於好惡之道尤遠是正不能正其心之弊也茲所謂善惡者謂其在我者非謂其在人者茲所謂好惡者好其羨吾內者惡其穢吾內者於吾也自足於人

義章意

卷八

也何暇彼嫉惡如讎者謂之慕善則可然或客氣之不克猶之暴戾者耳直而未溫剛而或霍意且不誠心奚由正好惡方馳於外何切於己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好惡不在外乎自否非是之謂也彼所謂好惡者以用之天下者言也此所謂好惡者以體之吾身者言也惟其在我者不存好惡之心是以施之民者方得好惡之正若在我者先有好惡橫於中則其施於人者好惡始違

其情矣曰此章但言了藥而已未嘗言惡也
曰忿懣非有所惡乎犯其所惡而忿懣生焉

况是四者總括人情盡矣雖所不言者固未
嘗不包也曰喜怒哀樂謂之不正可也今皆
云無而後謂之正然則一怒而安天下者將
其心何似曰聖人出怒不怒猶之無怒也所
謂王赫斯怒者詩人藉其迹以言蓋從世之
所云也豈必奮鬪抵几撫劍疾視而後謂之
怒哉赫赫之旅雖出穆穆之常自若何怒之

本末

三九

有問心不在焉其說何似曰方其心有所喜
當怒之人弗見方其心有所怒雖可愛之
語弗聞其弗見弗聞者不能檢其耳目也是
之謂身不脩推之則動狃不能正容止失其
常皆可知矣是以威儀攝於能敬筋骨束於
有禮何者敬以制心則心存矣心存則無動
無靜常寂常明本體不偏於未發之先妙
用不偏於已發之後無時不正矣然後恭而
能安動容周旋中禮此脩身之極功明德之

成事也詩云其儀一芳心如結芳言儀之能
一由於心也

問好樂不得其正者謂何曰非必貨利聲色
而後謂之不正胡明仲所謂或遊畋或博奕
或醉藝圖書諸好雖汚潔不齊欲有大小皆
足以變移志慮者是也凡此類一或帶於脣
中雖夢寐弗忘矣心奚由正

問中庸言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與此同
否曰一也自中庸言之謂之中自正心言之

本末

三九

謂之正皆不偏之謂也皆至靜之體也非知
道者何足以語此

問孔子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與此章食而不
知其味何殊穆子曰否孔子之忘味真樂切
也衆人之忘味至憂迫也孔子知有理而不
知有欲是以終身爲忘味之人飯疏食飲水
樂亦在其中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豈止
聞韶一事云爾哉詳者以忘味之言狀學韶
之樂以見其得於心者深也是正其理與

融舉天下之物無有加於中者豈若世之食

論釋修身齊家章

此而忘彼憂懼深而失所樂者可槩論乎孔子無所動其心他人心每馳於外此其忘味

之別

問堯以不得舜爲已憂禹以不得禹臯陶爲

已憂聖人吉凶與民同患此非有所憂患乎
曰否此非問矣聖人之憂患公天下之心也
此章所謂憂患者一已之私也且聖人亦有
情非若木石之無知但其未發則謂之中發

大章慮

手

而皆中節則謂之和此章之所云正所謂失
其中和者苟得其和雖恐懼之事亦無以動
其中况憂患之常乎周公東避流言赤鳥几
几孔子厄於陳蔡絃歌不衰是其心未嘗不
泰然也今之所謂有者如鏡有塵翳明而未
瑩聖人則皎如皓月雖雲霧往來莫能掩其
光也謂鏡有塵翳則可謂月有雲霧可乎有
之云者言滯於中而未化也聖人之情則無

斤擗

問七章所謂忿懥恐懼八章所謂親愛賤惡
皆人之情也何所分別曰上章以動於中者
言故屬之心下章以見於貌者言故屬之身
屬於心者未接物亦有之不必待於人而
後發故謂之心不正心之所發莫先於視聽
視聽則屬身矣故以之言身不修是接心與
身而言若夫親愛賤惡諸情是身與物接之
時見於外者如此然身之所接莫先於家情

大章慮

手

之所偏惟家爲甚故因以惡子碩苗言之以
見家之所以不齊是接身與家而言也其脉
絡分明貫通精之至矣

問親愛賤惡指何等人曰朱子鮮傲惰一句
內已備言之矣則是親且舊者所當親愛然
莫親於子而莫知其子之惡豈非僻乎若夫
其位與德可敬而畏以下皆可類推言雖當
敬當畏不可過於敬畏也敬畏或僻則陷於
詖矣賤惡或僻則嫉之已甚亂也此辟字亦

通貫大學蓋由於心之偏故發而爲情之辟此修身所以次於正心也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豈不發爲賊惡之偏苟是僻不已將爲天下戮

鴻解大學默思遺教經有契因附著於

此

大學言修身本於正心與佛遺教經所謂心爲其主同意經云汝等比丘當制五根無令放逸五根謂眼耳鼻舌身也此五根者心爲其主縱此心

李子慮

三十三

者喪人善事制之一處無事不辨是故比丘當勤精進折伏汝心是以心檢身其功同也不特此耳遺教經云不得包藏瑕疵顯異惑衆包藏瑕疵者即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也顯異惑衆者即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經又云比丘當常慚耻無得暫替若離慚耻則失諸功德有愧之人則有善法若無愧者與禽獸無異也見君子而後厭然者豈不知愧但忍於自欺包藏瑕疵耳孟子云人不可

以無耻是儒與釋徒皆以恥爲重也佛道以有名爲慚因他生耻名爲愧又云以自作而羞見他而愧愧之云者即厭然意若夫眞恚惱慢諂曲之論皆有同焉者其曰瞋恚

之害破諸善法當知瞋心甚於猛火常當防護勿令得入瞋恚即忿懥也其云若起惱慢

當即滅之增長惱慢尚非世俗白衣所宜何況出家入道之人爲解脫故自降其身所謂惱慢即傲惰也共云諂曲之心與道相違是故汝等宜應端心以質直爲本所謂諂曲者

李子慮

三十四

即過於敬畏也蓋釋道與儒道大本皆同特事不同耳因論大學及此一二餘不能悉也

莫知其苗之碩

此一句亦貫大學終篇蓋貪得無厭豈能使其家有仁讓之習故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以身發財之禍有不可勝言者蓋由心在於貪莫之能知此句則其本也何以言之不知其苗之碩未嘗利人之有何以見其爲食蓋其心如此是貪之萌也

便能知足自無是心矣人知食之不可施於國而不知不可訓其家此又傳者之深意也

故於此設其端遺教經云多欲之人求利多

故苦惱亦多欲之人無求無欲則無此患

况少欲者心則坦然無所憂畏觸事有餘常

無不足不知足者雖富而貧知足之人雖貧

而富可見貪之害道不可使萌於心也又佛

法以貪嗔癡爲三毒謂能破壞出世善心故

名爲毒火學理財正所以戒貪也正心以防

李子平處
卷六
論衡

慎格物致知以破癡

論衡齊家治國章

此以下七日以身教言也上章親愛賤惡以情

之見於猶者言所以接物也此章孝弟慈以

行之成人人一身者言所以立教也其情和而可

即則感之而易化其行成而可法則教之而

易從推之天下無有不順者矣未有情之或

偏而能立教者其動物之序自如此

問第者所以事長其長謂何以此官長之

孟子所謂出以事其長上是也蓋事君事長使衆在公之職備矣餘皆可以類推也

問如保赤子一節何爲專以慈言之曰此言

立教之本在於誠非專以慈言蓋因慈以見

其心之懇切也凡人之不孝不弟者失其本

心之至愛莫之知耳惟母之於子愛出於心

者深是以痛之切而能求其所欲不待勉強

而自能撫養得其情此仁之至也使事親事

兄者皆如此心則無不孝之子不恭之弟矣

李子平處
卷六
論衡

凡養子者皆然至於其親則不能體察者多

矣愛之未深也此性之得於天者獨切非由

於人爲故以之啓其良知而欲推廣之耳此

非有志於體道者莫能知也註言立教之本

非孝弟慈而言不假強爲指誠而言在誠其

端指良知而言惟知其情之不能忍自然

體之極其誠於事親敬兄之際無不得其道

者矣斯道也豈惟能孝弟而已哉蓋誠則無

不能察仁則無不愛而行之倫理者無往行

不篤矣何者由其不忍於薄也臣有是心則不忍欺其君故自然事之以忠上有是心則不思上民故自然仁之慈朋友有是心則不忍欺其類故自然仁之以信措之天下者無非實道而仁無不被乎庸所謂脩道以仁易所謂仁以行之皆用斯道也斯道也非朱子莫能知非體道者莫能信不知此則凡施之於親疎之際者皆苟且應之而無有以實心相愛者矣何往而非苦海哉何者其心忍

太子家言

三十七

於相負故不能以愛相加將於其所厚者薄而何有於其所薄者厚哉始自修以誠晝爲始意既誠斯無往非仁矣

人莫知其子之惡言父之愛其子也如保赤子言母之愛其子也蓋骨肉皆天性之愛而莫如父母於子爲至痛切者大學引用之言皆切實精深人情物理徹其骨髓愈雋而愈有餘味但讀者未之深究也夫婦兄弟之間情愛雖親然一失其意或然惡生焉况有惡

豈不易知若子雖不孝父亦未嘗不慈蓋愛之至也子之愛父未有如父之愛子者觀之世俗可見矣惡者夜半生子急取火視之恐其類已也已雖不善尚苟且因循莫之能改手或類已則憂斯深矣已雖富貴可以知足矣必欲其子富貴勝已而其心始慰且樂死無遺恨焉既言莫知其子之惡又言莫知其苗之碩者苗碩豈至於貧盖欲積財以遺其子故貪心無已也母之愛子推燥就濕絕少分

太子家言

三十八

甘寧已飢而欲子之飽寧已寒而欲子之溫其體察撫摩之勤雖善言者莫能詳惟大學心誠求之一語狀之極盡立言精至孰有加於是哉世雖至恩者忍於害人獨於其子慈根於心終不可奪豈待貞父母而後然哉雖虎狼蛇蝎其情亦爾是以自古帝王治人聖人垂教皆以孝爲先蓋本其所以生者因其良知以啓其心又使知欲報之恩昊天罔極且躬行以率之使其情自有不能已者然後

孝道生焉世之不孝者幼雖知愛長而爲欲所蔽遂忘其恩而移其愛於妻子方其愛子之時固未嘗思父母於己亦猶是也慈烏反哺人且不如豈不哀哉非特儒道爲然釋道亦爾經云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二親最神也又有父母恩難報經孝子經等皆言父母之恩及子之當孝也

問仁讓一節曰此言爲善之化難爲惡之敗

易欲人知所謹也一家仁兒無常母一家讓

大章

卷九

衣無常主一國仁讓則歡然有恩以相愛燦然有禮以相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者鮮矣然斯化也自身而家自家而國以漸而成若夫一人貪焉國人即從而爭奪一人暴戾焉國人即從而戕害不善之禍甚速也然尤未也復引古語以實之一人可以定國蓋定國未必成仁讓之風不必待教成於家而後能然其謀爲尚多若夫一言違理失人心而害事體六箇事立至固不待於多故而禍成矣

言爲善之化其機必待於家爲惡之應其機即起於身可不慎哉此以見治國之難非以言其易也古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斯言甚有理哉一人者論其行也一言者論其言也修身之道謹言慎行而已大學於言行之道弗詳者修身之內盡矣曲禮所載皆言行之則乃學校之常教故不復詳此云一言僨事復云言悖而出亦悖而入則言之不容易也審矣易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謹哉大學立言甚約凡學者所常習者皆不暇及專以明道也

李平甫

卷十

治國必本於齊家者家難於國齊家必本於修身者身難於家也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能齊其家而教自成於國可見治國爲易矣然齊家本於誠誠由於心豈苟且者所能可見修身爲難矣是以行之不謹則一國作亂言之不慎則一言僨事不待涉於家而禍易至身教豈不甚難哉經言壹是皆

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傳者終篇皆本此意

堯舜帥天下一節以見身教不在於言也求

諸人非諸人與其所令所喻皆以言爲教者民孰信之是以及人之化由身而推故本之恕若夫民之不從專以刑齊之者無恕心也然無忠不可以爲恕故必孝弟慈體於身則忠然後仁讓行於家則民有所感發而從之也易一言不善固足以傷事多言德善亦

李慮

早

不足以動人然則言豈可易哉

問家以齊言國以治言齊之與治其道異乎曰家人所欲不同衣有偏愛食有偏耆父各愛其子夫各庇其妻戚屬不同各有往來僅僕非一各有私役用財營務紛紛日有或喜此或惡彼最難一者家人之心也此仁而彼忍此讓而彼爭是謂不齊同歸於仁讓無不如一是謂齊矣猶刀之裁物無有長短參差者齊之至也至於國則不然何者骨肉之間

責望者厚以難得其心非若他人之踈可以政事制也故齊之一字獨施於家周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

問齊家必有定規何以不言曰不特家耳雖修身之則亦未之詳凡動止之容飲食之節衣服之制爲宮室別内外及冠昏喪祭之儀皆修身齊家之事已備於禮矣乃學校之教學者之常旨也茲故不及予故曰大學專言其理所以明道也

李慮

早

故治國在齊其家者以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所以治國在齊其家也下文三引詩而詠歎之正言家齊而後國治故結言此謂治國在齊其家辭非重複蓋文勢自爾無前一句不可以起下三詩其後一句則收

一章之意

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宣其夫家也君子齊其家至於使其女子宜於夫家則教成於家也莫有如矣蓋女子最難化而人之養女者多

寡於教由其客待之也是以驕逸不能事人
况能宜其家人哉觀周南此詩言文王后妃
之化可知矣金氏謂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
人情之最易失者兄弟其論人情至矣其儀
不咸蓋章終仍歸之身也儀足以爲父子兄
弟法是家齊矣而後民法之其正是四國何
難哉是則君子使民之不可忘豈待臨政而
後有斐然之儀蓋修於家庭者素矣大學用
字先後其反覆相應如此

卷之三

論釋治國平天下章

問老老長長卽孝弟前章已言之此釋治國
平天下復言之者欲本於家以見化之所起
乎曰不然此正言治國平天下之事不復言
家矣教家及國之效前言已詳此以下專言
治民以推之天下者故不復以家言蓋家非
身比治國平天下皆身之所爲故始終以身
言若治平之事非其家可得而預何者家不
過治天下之則耳家牧已成人已知化何必

甲子

卷之三

甲子

所感何嘗絜矩哉絜矩者自吾心而推之彼
也非化之也夫絜矩之政一施而民莫不自
盡所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此之謂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者問其事何如曰先
王有養老諸政已見諸禮行於學校之教矣
茲故不詳蓋但言其理也問何以恤孤曰文
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則老老恤孤之
事備矣問何謂不倍曰倍反也民於家族戚
屬有孤幼者皆知撫育之無有倍戾而不慈

者倍謂倍上之教也即不倍之言可知爲政者有以道之也周禮以六行教民孝友睦婣任恤其有不率者則有刑以糾之糾其倍教者所謂不孝之刑不弟之刑以至不恤之刑可見老老長長恤孤之政詳矣

問老老長長之政復有可詳之迹乎曰有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制牲

袒衣而割牲體爲

大宰子思

草五

實執醬而饋進食執爵而餉也

爵而餉畢以冕而總

總持于廟位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是故鄉里

有齒而老窮不遺強不犯弱衆不暴寡此由

大學來者也其曰教諸侯則是行於天下矣

上章言治國之事則諸侯之所以爲教者此

章由國以及天下惟天子之所能行故當廣

視之祭義又曰虞夏殷周天下之咸王也未

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是以孔子曰

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而巨貴

甲子

命孝以事親順以聽命錯諸天下無所不行然虞夏商周養老之政甚多今不能盡述姑舉其畧於此李泰伯曰天子無父矣欲爲人子而不可得也無兄矣欲爲人弟而不可得也是故父事二老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子也兄事五更所以教天下之爲人弟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以父兄事人者孝弟之心無所用之因以教天下之孝弟也天子之尊且事他人爲父兄天下之民

李子思

草六

敢遺其親父親兄乎是一舉而孝弟之風洋洋乎九州之内外矣

問絜矩之說何如曰此以政事言也上章但

言化民之機此章始言治民之政上章所謂

求諸人者即孝友睦婣任恤之教上章所謂

非諸人者即不孝不弟諸刑上章重在躬行

以率之正以起此章之意故以恕爲言其云

恕者乃絜矩之心也此章正言絜矩之事或

問所謂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其陰

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而無
而不可已者是已此正新民之至善所不可
無者然亦本諸心耳朱子曰矩者心也或問
所謂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于
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
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

其論甚大且精大學一書之大義備矣

問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曰朱子以官員交代
爲言甚切此其一端耳他皆可以類推也朱

而委罪於前人或失事敗官雖辭明有日未免
係累於我我豈不惡之然當思我若代他人亦
當曲爲之處豈可以後人之害我者而以之
害前人乎從之云者謂繼其後也他事皆然
今不能備舉

論樂只君子以下

問樂只君子曰此因上文言所惡者而知人
心好惡之同故推之於民而同其好惡此好
惡蓋統言之卽孟子所欲與聚所惡勿施爾

太子慮

也然此所謂好之惡之者其辭尤切謂視民
所好卽吾心所好自不能不與之聚如父母
從子之欲然蓋好之切於吾心孟子所謂樂
民之樂是已視民所惡卽吾心所惡自不忍
施於民如父母憂子之苦然蓋惡之切於吾
心孟子所謂憂民之憂是已此言好惡之公
以見絜矩者之得或問甚明不可忽

問節彼南山曰此言好惡之私以見不能絜
矩者之失或問所謂恣已徇私卽驕泰之云
其代我者凡所爲善法皆改行之變其文案

驕者矜高即恣已徇私也好惡大端此兩節已盡矣後皆分言以明之

殷之未喪師結上文兩節之意或問及饒氏之說已明此下方以理財用人分言好惡之事

君子先慎乎德以下以財貨明絜矩之得失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也此節以得言外本內未以失言財聚民散財散民聚得失並言之言悖而出一節以失言康誥則引言以明其

李峯子處

卷十九

意其云申文王之詩者蓋上文得失未嘗以財貨言至此又申明之所謂善者公其利於民也得衆得國是善則得之矣所謂不善者私其利於己也失衆失國是不善則失之矣或問明白楚書曰犯以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以見有國者雖不可無財用而亦不當以財爲重也其惟善以爲寶起下文用人之意以見用人急於理財蓋用人既得其所則理財自得其道惟在公私之間耳

論秦誓以下

秦誓以下以用人明絜矩之得失蓋即好惡之大且要者言之也秦誓一節先別人之可好可惡者蓋休休者能好人故人君當好之媚疾者不能好人反惡其所好故人君當惡之欲人君分別邪正以擇相也萬世求相之法莫過於此斷斷者言其心之誠一無所惑也無他技者無他才能也蓋宰相不在多能惟在用天下之才耳天下之事無窮一人之

李峯子處

五十一

才有限若恃已能自用則其所不能者多矣足以守一官耳非宰相才也姚崇宋璟爲相以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事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缺政矣是誠宰相才也雖周公之才之美猶且朝讀百篇暮接七十二賢人蓋欲多知以察事變恐自用爲小也况其下者乎若媚疾者方忘人之才而惡之耻於下問將獨顯已長雖壞天下事不恤

則技能何足恃乎休休者其心無欲而其德粹美也其如有容言莫如其有容也人之有技若已有之則天下之才皆我之才也蓋不分人已喜得其才若出自吾身也人之

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者言其好之之甚口雖稱道之有不能盡其意者啻但也啻不但若自其口出云耳朱子語錄云人之有才若已有之言其能容天下之才人之彥聖其心好之言其能容天下之德其論甚

太宰慮
明寔能容之者上言其如有容以狀其量此云寔能容之以明其心謂非徒外示容人之迹而內無容人之實也自古論宰相之事莫盡於此是以孔子刪書於秦不棄而續之篇終以繼唐虞三代之訓者蓋深有取焉爲人君而不知此道則不能擇相爲宰相而不知此道則無以事君自古知此者必治昧此者必亂未有能違者雖以後世宰相未至古人然亦以彷彿此道而爲賢耳凡學者皆讀是

善未有當大任而能反之身者蓋有三道焉不誠一也有欲二也矜已三也去是三者是爲宰相之器矣媚疾者反是吳氏季子發明盡矣

唯仁人放流之一節言人君好惡公之極也但言放流而不言舉用者蓋必邪黨去而後正人容正人不能媚世以求容奸人必欲逢迎以植黨是以正不能勝邪仁人深有憂焉必先逐邪而後正人得以自立故曰能愛人

太宰慮

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一節言人君好惡在公私之間而未決者故不能盡其道其云舉而不能先命也猶晏叔文不知仲尼豈非命哉智之於賢者也有命_正而_盖雖知而不能用是其命之所稟者濁勝清駁勝粹故不能明決卒爲氣質之累如此此氣運使然無所逃於數者大學蓋傷之耳不可以爲訓故畧言之命之一字足矣孟子則謂有性焉是已唐玄宗時姚宋爲相每進月報爲之起去則臨軒

送之及於林甫鳥相籠任過於二人然禮遇殊卑薄矣是亦豈全不見林甫之失哉見不賢而不能退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

此總結君子有絜矩之道以見絜矩之所由得失也蓋好惡公私之極如此其所以然者由天理之存亡也章首先開絜矩之端既而以好惡公私明之既而以貨財公私明之既而以用人公私明之皆言由絜矩以爲得失

同同異曰一也發已自盡謂理之所當爲者必自盡其心而無或欺僞也循物無違謂事之所當爲者必順人情而無所拂逆也或問謂盡已之心而不違於物是矣驕則忠之反泰則信之反蓋矜高者無復發已自盡之意或問所謂恣已徇私是也自恃其驕貴謂我之富有何求不得於是恣其所欲無所不爲冒不肯少降其心以自約天理既喪此心豈復有矩之可操乎侈肆者無復循物無違之意或問所謂以人從欲是也謂凡我所欲孰敢違之於是嘗用海內以遂其樂大拂人心豈復有矩之可絜乎僞人君而知此道始能同民之好惡而用財用人無非公天下之道矣於治平何有嗚呼此大學精微極致之言學者粗率其心必不能潛玩而深究也

生財有大道以下

上文但言財貨公私之得失而未言生財之道至此始言之以見財雖不可私而亦不可

可黑絜矩之道哉問忠信以得之章句與或

不理蓋日用之所急者或問言之盡矣理財之法此一節盡之王政大備周禮亦在其中矣生財但言此四句下文復言聚財之害以見自大道之外非所以生財適所以起禍盖深戒之以丁寧前意也孟子以下二節可見理財由於用人用當其才則理財之道得矣乃合理財用人爲一事蓋治國平天下之道自君心之外不過用人而已此萬世爲君者之要法也大學論君相之道何其簡大明

卷之八
述乎彼爲善之蓋善其人之能生財故喜而用之或問所謂用桑弘羊之類是已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害並至往監甚明茲不復喋喋也章句或問當詳參者今亦不暇重出蓋不細觀章句或問亦無由知吾之用心也

孔軻自去年夏間病甚不能言默然坐臥靜中不覺舊日所得義理發於思慮蓋心無所用不能動履誠難遺也每思大手稿成段輒

丁巳二月花不能

卷之九

男符書而

丁巳二月

不能出

甚微雖食不過數口今春以來又不食至四月間病又復如前言又難出矣

日一食食不過一二口虛痞太甚誠難支也悶甚較釋大學以自遣遂至終篇并諸

詩等作已成二帙然病中書之不暇不能鍛鍊文句無復壯年工緻但取寫其所蘊發明義理而已雖辭語重複前後無序不暇計也所謂始於脫未成於文觀者取其義也陽明知此義者甚少而况在上得以自

盡哉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者蓋人之常若計利而爲義者亦未免有利心而或失其義以至橫取亦弗覺矣以義爲利者謂心之所利惟在於義故義即利也猶楚書言惟善以爲寶是已未有好義其事終未有府庫非其財然則利何往哉程子曰聖人以義爲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猶言智者利仁或利而行之大學所云則謂利其義也陽明知此義者甚少而况在上得以自

意味而已然於初學未必無少啓焉恐死期迫甚自惜空有所契不能語人則平生徒費精神無補於世是徒生也此予本心因以附見云嘉靖十八年夏五月朔孔暉記

大學子慮一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穆孔暉撰孔暉字元庵堂邑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謚文簡是書就章句或問引伸其說中引佛遺教經以爲儒釋一本可謂小言破道其引隋智顥法華經文句解分別功德品及大莊嚴經論之說以格量訓格物之義亦深爲王士禛池北偶談所譏明史儒林傳附孔暉於鄒守益傳中稱孔暉端雅好學初不肯宗王守仁說久而篤信之自名王氏學浸淫入於釋氏觀是書良不誣云